



六念了世尺蠖

尺蠖



新式標點
古文對照

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

錢塘袁枚簡齋原著

答黃生(二)

近日海內考據之學，如雲而起；足下棄平日之詩文，而從事於此。其果中心好之耶。抑亦爲習氣所移，震於博雅之名，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？足下之意，以爲己之詩文，業已是矣，詞章之學，不過爾爾，無可用力，故捨而之他；不知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「天下無易事，只怕粗心人。」詩文非易事也；一字之未協，一句之未工，往往才子文人，窮老盡氣，而不能釋然於懷，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癡結

●子文詩文，未造古人境界，而半途棄之，豈不可惜？且考据之功，非書不可。子貧士也，勢不能購盡天下之書；偶有所得，必爲遼東之豕。縱有一瓶之借，所謂販鼠賣蛙，難以成家者也。昔林公語王中郎；着膩顏恰，翁布單衣，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，問「是何物塵垢囊？」近日考据家光景，人人皆然；危乎子之用心也，慮其似此遠也！

〔廣註〕〔如雲〕言其多也。〔習氣〕指一切受社會感染者而言也。〔博雅〕學行美備也。〔胃〕不加審慎者曰胃。〔爾爾〕如此也。〔協〕安也。〔工〕善也。〔深造〕造詣也。深造者。進而己之意。〔癥結〕癥。微也。腹中堅塊也。癥結。病堅結也。扁鵲治病。能盡見五臟癥結。今以喻人有癖性。而執滯不化也。〔遼東之豕〕喻人少見多怪也。朱浮責彭寵書曰。往時遼東有豕。生子白頭。異而獻之。行至河東。見羣豕皆白。懷慚而還。若以子之功。論於朝廷。則遼東豕也。〔一瓶之借〕瓶。酒瓶也。言借書還書。以瓶酒爲酬也。聞見錄。〔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癩。還書爲一痴。嘗疑借書還書。理也。何痴之

云。後見王樂道書。古語借書一瓶。遺書一瓶。乃知今人訛以瓶爲痴也。【販鼠賣蛙】易林。『販鼠賣蛙。利少無謀難以成家。』【膩顏恰】。帽也。魏造白恰。橫縫其前。以別後。名之曰顏恰。傳行之。至永嘉之間。稍去其縫。名無顏恰。王中郎與林公不相得。王謂林公詭辯。林公道王云。着膩顏恰。縞布單衣。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。是何物塵垢囊。

〔淺釋〕近來國度裏研究考據學問的，似雲般起來；你拋掉平素的詩文，也去研究這樣東西；到底是心裏喜歡呢？還是被風氣轉移，動了博雅的名聲，就急忙忙去研究。要冒充這個聲名的呢？你的意思，以爲：詩文的本事，也夠了，詞章的學問，也不過這樣，不可再去用功，所以拋掉了改去研究攻據。不知天下沒得難事，只怕有心的人；天下也沒得容易事情，只怕粗心的人，詩文，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一個字不對，一句話不好，往往才子文人，研究到老，還不能自己滿足；並且必待有本事的人，也才知道這些；你的詩文，還沒有到古人的地位，就半途丟掉他，豈不是很可惜嗎？並且攻據

這個學問，非書不行，你是一個寒士，其勢不能盡買天下的書，就是偶然有些得到，一定也不希罕，就是再可以向朋友去借，也不過販鼠賣蛙，不能自成一家，從前林公說王中郎，穿着膩顏恰；縑布單衣，挾著左傳，跟在鄭康成車兒的後，問是什麼處垢囊；現在致謙家的光景，都是這樣。險得很呀，你的用心理，恐怕你也隔著這種光景不遠了！

答程在山

二月間探梅鄧尉，遂到尊園，坐春暉樓；登騰嘯臺，見古梅清幽，太湖飄渺，先生含貞隱耀，棲遲其間，此何異表聖之在王官，僧紹之游攝山哉？雖主人外適，野鶴迎賓，而小憩片時，已有天際真人之想。返舟之次日，蒙先入城作答，見贈新詩；瞻道貌之清幽，讀淋琅之篇什，尤使我欽欽在抱，恨相見之遲焉。聞尊園生香主人，亦復才理清

新，安行仁義；高柔愛玩賢妻，有終焉之志，似此佳耦，尤足心開。
記太平廣記，載唐人李某，朝夕虔修，二十餘年，夢天遣神人。召問
所欲，欲貴乎。欲富乎。其人皆不願也，曰。然則何？求曰，求居山
水清妙處，家室小康，妻賢子順足矣。神人大笑，搖手曰，此是上界
神仙之福，非汝所能祈求者也。先生此福，業已消受二十餘年，誠何
修而得此哉？近聞園雖售與江君橙里，江不來居，仍托先生葺治，而
江又係僕平時舊交，然則先生無園而有園，僕亦失主而得主也，較古
人之捨宅爲阿蘭，與賓至而徘徊不得入者，豈不大相懸絕乎，來札所
託陳生涇南修禊詩序，卽當撰就寄來。聞其人天機清妙，僕到蘇時，
當修士相見禮也。

〔廣註〕〔春暉樓勝嘯臺〕在蘇州逸園。主人程鍾。字在由。〔含真隱廬〕有才德而不露於外

也。【棲遲】游息也。詩經。『衡門之下。可以棲遲。』王官唐。司空圖。字表聖。咸通末進士。景福中。拜諫議大夫。不赴。隱居中條山王官谷。【攝山】僧紹。住江東攝山。建棲霞寺而居之。高帝謂其弟慶符曰。卿兄高尚其事。亦堯之外臣。【天際真人】言其高尚也。世說。『桓大司馬曰。仁祖企脚北窗下。彈琵琶。故自有天際真人想。』【琳琅】美玉也。【尊闔】夫人也。【高柔愛玩賢妻】晉有高柔。孫統序其集曰。柔。字世遠。樂安人。婚秦山胡母氏。姿色清惠。柔既罷安固令。營宅於伏川。愛玩賢妻。便有終焉之志。【佳耦】賢夫婦也。【葺治】修補也。【阿蘭】梵語。招提阿蘭若。凡官賜額者爲寺。私造者爲招提蘭若。【修禊】跋除不祥也。王羲之蘭亭集序。『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。修禊事也。』【士相見禮】見儀禮。

〔淺釋〕二月裏到。鄧尉去看梅花，就到你的花園裏，坐在春暉樓裏，登到騰嘯臺上，瞧著許多梅花，很是清爽幽雅，還望著飄渺的太湖；你抱著很好的德行和才學，住在裏面，正是和從前司空圖的住王官，僧紹的游攝山般似了。雖那時主人在外，由底下人

來迎接，我們等了一刻兒，已經覺得有仙人的感想。回船的第二天，承你進城來看我，還送給詩我；瞧著你道體的清幽，讀著你詩的佳妙，更使得我心裏佩服不了，恨兩人見面得遲了。聽說嫂夫人生香主人，也是才情很好，高柔愛玩賢妻，有終身陪伴他的志願；似有著這樣的佳婦，更足以心開了。記得太平廣記載：唐人李某，一天到晚，總是修行，有著二十多年；夢見有天神召他去，問他要什麼，要貴呢？還是要富？地都不顧。問他道：『你到底要什麼？』他道：『求得住在山水好的地方，家裏不窮，妻賢子孝，夠了。』神人大笑，搖著手道：『這是上界神仙的福氣，不是你可以求的。』你現在享著這個福氣，已經二十年了；到底修著什麼，才得到的呀！近來聽說，園子雖已經賣給江澄里，但是江不來，仍舊託你管理；江又是我的老朋友；是你沒有園子仍舊有園，我也失掉了主，又得一個主哩；比較從前人的把宅改做寺院，和客人到了，徘徊著不能進去的，相差得正是遠了。你來信託做陳涇南的修禊詩序，做好了馬上寄來；聽說他天資很好，我到蘇州時候，當要和他會面哩。

答某學士

釋氏之教，莫盛於晉唐；然其時儒自儒，釋自釋，未嘗混而一之也。至宋而釋與儒僂雜而不可分；則當時道學傳中，諸公不得辭其責。蓋晉唐之崇釋氏，不過造塔廟，施功德；其迹粗，其事顯，略有識者，俱能辨其非。宋則不然，大半賢人君子，皆先入釋教中，明心見性，深造有得，然後變貌改形，遁而之儒。且以入虎穴得虎子自矜，而不知久居虎穴中，已作牛哀之化而不自知。試舉一二端，爲足下一笑；朱子在南安，聞寺鐘聲，悚然曰：「便覺此心把握不住。」不知所把握者何心？所走失者，又是何心？孔子在齊聞韶，心隨韶往，至於三月不知肉味，乃真是把握不住矣。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；試問玉在石中，聲在鐘內，不扣不擊，於何研求？孔子聞子游之絃歌

而喜，遇館人之喪而悲；其未喜未悲時，不聞聖人有所參悟也。周茂叔不除窗外草，曰「與自家生意一般。」李沆不肯移藥欄朽檻，曰：「豈以此動吾一念。」須知灑掃乃弟子職，日新爲湯盤之銘；揆之聖賢之道。草自當除，檻自當治，二賢所說，皆釋教也。更可笑者，張魏公敗於符離，殺人三十萬，而其子南軒，夸家父有心學，故能寂然不動，軒聲若雷。呂希哲講主靜之學，至於肩登過溪，輿夫墜水死，而安然不問。此種惡僧入定光景，於彼法且爲下乘，而晉唐士大夫宗釋氏者所未有也。因足下來書，有稱宋儒攘斥佛老之功，故縱筆及之。

〔廣註〕〔釋氏〕謂佛也。佛姓釋迦。故云。〔虎穴〕喻入險出夷也。漢班超。使西域。謂其官屬曰。不入虎穴。不得虎子。當今之計。獨有因夜攻虜虜可殄滅也。〔牛哀之化〕淮南子。牛哀病七日。化爲虎。其兄啓戶而入。搏而殺之。方其爲虎。不知其常爲人也。

方其爲人。不知其且爲虎也。【三月不知肉味】孔子在齊聞韶。三月不知肉味。曰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見論語。【羅從彥】宋李侗。受學於羅從彥。徒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。【子游絃歌】子之武城。聞絃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【館人喪】孔子之衛。遇舊館人之喪。入而哭之哀。出。使子貢脫驂而賻之。見禮記檀弓。【周茂叔】宋。周敦頤。字茂叔。別號濂溪。濂溪有喬橋。橋有水亭。釣游其上。吟風弄月。意味灑然。窗前草不令除去。言與自家意思一般。【季沈】字太初。太宗稱。其風範端凝。真宗朝拜相。卒諡文靖。【灑掃】見論語。【子夏之門人】小子灑掃應對。進退則可矣。【湯盤】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見大學。【符離】張浚。字德遠。高宗時。爲江淮宣撫使。封魏國公。爲金兵所敗於符離。【南軒】張拭字敬。夫浚之子。爲理學家。學者稱爲南軒先生。【斯聲】以息也。【入定】僧入默坐。至片念不起。謂之入定。【下乘】佛家語。以喻佛法之深淺者。曰上乘下乘。【攘斥佛老】排去屏拒佛老之學也。

〔淺釋〕佛教最盛在晉唐時代，然而那時儒教自儒教，釋教自釋教，未曾混一；到宋代才儒釋混雜了，不能夠再分開，那麼當時道學傳裏的幾位先生，不能辭却他的責任。因為晉唐時的崇奉釋教，不過造些塔和廟，布施些功德，事迹粗，並且顯明，稍微有些見識的，都能反對的；宋代的人，那就不是這樣了，大半賢人君子，先去研究佛學，對着佛教裏明心見性的道理，都有一番功夫，然後再改換一些樣子，當了儒家，並且自以爲入了虎穴，得到虎子，却不知好久等在虎穴裏面，已經被他化了，還自己沒有知道，我姑且提出一兩件事情來，給你一笑。朱子在南安，聽得寺裏鐘聲，就惶恐得很，說道：『便覺得這個心有些把握不住。』他到底把握的是什麼心？走失的又是什麼心？孔子在齊聽到韶，心跟着韶去，弄得三個月不知肉味；那麼真是把握不住了。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沒有發生時景象，試問王在石裏，聲在鐘裏，不去敲他，從那裏去研究？孔子聽了子游的絃歌，才得意，碰到了館人的喪，才悲哀，他沒有喜沒有悲的時候，沒有聽見過聖人有什麼參悟呀！周茂叔不除去窗下的草，說道：『和自家的

生意一樣；」李沈不肯搬去朽壞的櫃，說道：「豈是爲著這一個櫃來動我的念頭；」須要知道灑掃本是學生的職務，日新也是湯盤的銘詞，講到聖賢的道理，草自應該除去，櫃自應該搬移；兩人所說的話，完全是佛教的話。更可好笑的：張浚打敗在符離地方，死了三十萬人，他的兒子南軒，還夸他老子有心學，能夠一些兒不動心，還是鼯聲若雷；呂希哲講靜學，弄到坐著轎子過河，轎夫掉死在水裏，他還安然如故，不去問他；這種惡僧入定光景，就在佛教裏面，且是下等，晉唐時的宗奉釋教的，更是沒有。因爲你來信，有稱宋儒有排斥佛老的功勞，所以寫出來和你講一聲。

答芷塘太史

二十年來，每見夢樓太守，必相與稱說風徽，以爲太史槃槃大才，是前朝李西厓一流人物。枚自傷老矣！更隱途分，慮今生未必相見；心爲缺然，不意前春邂逅杭州，一見如平生歡；蒙以詩稿，命爲校勘。

枚感太史矜寵之意，遂不自揆，而甲乙瓊瑜之；獻其所知，並獻其所不知。返之於心，未敢自以爲是，遑敢望太史之許以爲是耶？雖三易寒暑，而此心終覺缺然，今年冬，從周秀才處接手書，紙長言重，獎納甚殷；窺太史之意，若忘其謬而賞其直者。然後知大才人虛懷樂善，此中甘苦，早自知之；將來玄妙，終必詣之。所以詢於芻蕘者，不過管敬仲放老馬而先之之意。昔葉公與孔子論微言曰：「以水投水何如？」曰：「淄澠之合。易牙能嘗而知之。」枚因與太史論詩，而不覺有味乎聖人之語也。蒙賜五律二章，清蒼獨絕，純以神往，真是唐賢高手，惜許可太過，使野人喜畢而漸生。

〔廣註〕〔風微〕風采也。〔槃槃大才〕大才也。〔李西涯〕名東陽。爲有明代賢相。〔史隱〕一宦一隱也。〔邂逅〕無意相逢也。〔校勘〕兩相比對而審定之也。〔揆〕量度也。〔甲乙〕謂

分其等級也。高者曰甲。下者曰乙。【瑕瑜】好壞也。【榮納】獎勵而引進之也。【虛懷】虛心也。【玄妙】極佳之境地也。【詣】到也。【詢于芻蕘】猶不恥下問之意。詩經。『先民有言。詢于芻蕘。』放老馬而先之。韓非子。『管仲。隰朋。從於桓公而伐孤竹。春往冬返。迷惑失道。管仲曰。老馬之智可用也。乃放老馬而隨之。遂得道。』【葉公】楚葉縣尹。字子高。【微言】微妙之言也。【淄渚二句】見列子。淄渚。二水名。二水味異。合則難辨。齊桓公時有易牙。調羹知味。獨能辨之。

〔淺釋〕二十年來，每每碰則夢據知府，一定談起到你，以為你很有才學，是明代李西涯一流的人物；我自己傷心老了，你做官，我隱居，路途分着，恐怕今生未必再能碰到，心裏很是難過。回想前年春天碰頭在杭州，一見就歡若平生，蒙你就拿詩稿來叫我校對；我感激你寵我的意思，就不自量力，胡亂去分了一個好歹，獻我所知道的，並且獻我所不知道的，我自己問着心，也不敢自己以為不差，那裏還敢望你說我一聲不差呢！雖到現在隔着三年，到底心裏還是抱歉。今年冬天，從周秀才處，接到你信，

祇長話重，獎勵得復厚；聽你的意思，好似忘掉我的荒謬，却賞我的直道；然後知道你虛心樂善，這裏面的甘苦，早已知道，那麼將來的玄妙，也一定可以達到；所以要來問到我，不過管仲放老馬的意思哩。從前葉公和孔子論微言。葉公問道：「把水去投水，什麼樣？」孔子道：「淄、渾的水合了，易牙能吃了分辨出來。」我和你論詩，也不覺得有取著聖人的話哩。承你送給我五律兩章，清蒼出衆，純是精神上的佳妙，真是唐代賢人的好作品；可惜你稱贊我太過分，使得我歡喜完後，就生出慚愧來。

答章觀察招飲

蒙招飲甚喜，聞多菜甚愁。南朝孔琳之曰：「所甘不過一味，而食前方丈，適口之外，皆爲悅目之資。」斯言最有道理，今之人非但悅目也，兼且悅耳。每張飲，必震而驚之曰，三撤席，曰，兩重臺；燕窩如山，海參似海。耳聞者以爲既多且貴，敬客之心，至矣盡矣！不知

名手作詩，經營慘淡，一日中未必得一二佳句，其所謂對客揮毫，萬言立就者，皆以欺婦女童蒙，而不可以示識者也。飲食亦然，但使一席之間，羹過七盞！則雖易牙調和，伊尹割烹，其不能佳可知也。且工於作詩者，所用之字，不過月露風雲，工於製菜者，所用之物。不過鷄豬魚鴨。今不求之於本物自然之味，而徒求之價高名重之物，以錢費自夸；是不如盤碗中散盛明珠一斛矣。其如不可食何？昔何曾日食萬錢，猶嫌無下箸處，人多怪其過侈，余以爲世之知錢者多，知味者少，故何曾蒙此惡聲。夫下箸與不下箸，豈在錢之多寡哉？苟得其味，雖日食百錢，可以下箸也；苟不得其味，雖日食十萬錢，依然不可以下箸也，於曾乎何尤？又聞足下廣召笙歌，則尤不必。僕八字中，命少金星，以故不知音樂，今老矣，其不能爲媚足下故，遽而好